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八回 鄔法師牒譴鄔都獄

詩曰：先生來自龍虎山，腰橫三尺芙蓉寒。
懸符能使鬼神哭，攝氣直上青雲端。
葫蘆無藥惟貯酒，醉後狂歌頻拍手。
岳陽既授呂仙丹，驅雷駕電憑空走。
魔王備伏區寓清，重向空山一回首。

當下楊敬山夫婦兩個，商議停當，急忙進城，到了城隍廟內，尋那道士。恰值東關外朱秀才家裡請去，等至傍晚，方見回寓。原來那個道士姓鄔，號喚雲章，乃是江西人氏。自幼在龍虎山張天師門下，得授五雷正法，以至祈求風雨，遣將除妖，諸般符咒。年才三□，人都尊敬稱為鄔法師。因欲雲遊訪道，偶抵秀州。當晚回來，楊敬山求請見畢，再三陳訴其事，要求禳遣。鄔法師道：「此鬼既能為祟，可曾飛沙走石，駕霧排空，倏去倏來，變幻莫測？或時招呼群孽，將人驚怖否？若有此等神通，必須請著天將斬馘，方可除得。」楊敬山搖首道：「雖則攪擾年餘，卻未嘗有此利害。」鄔法師又道：「既不然，可曾披髮赤身，青臉綠鬚，顰眉蹙頰，時露諸般惡相？或時憑高撒瓦，伏路拋磚？或時移運器皿，盜竊飲食？若有此等伎倆，必須建立壇場，按著五方神位，遍插五色旗幟，然後焚符宣咒，遣那值日的六丁六甲，協同擒剿，方可除得。」楊敬山道：「他只會潛伏在家，聽人說話，從中接應，卻不曾白晝現形，並沒有拋磚撒瓦之事。」鄔法師笑道：「既是這般，爾亦何消憂慮，若要驅除，直易易耳。」楊敬山便問所以驅遣之法。鄔法師道：「也不必到汝家內，不用諸般法物，只消就在廟中行事。明日又值辛酉，最宜禳怪。待我焚符一道，將他拘審究責，再用牒文，發禁鄔都地獄，便可以永除此患，保你平安如舊。」楊敬山聽說，滿心歡喜，那一晚就在廟內借宿。到了次日午後，鄔法師即令從者燒湯沐浴，換了法衣，驅出閒人，焚香靜坐。將及更餘，吩咐把那香案設在中堂，隨即披髮仗劍。步罡已畢，便向南坐定，焚著朱符一道。俄而星昏月暗，霧慘風淒。只見那阿喜的鬼魂，早已從空墜下，伏在階前。鄔法師厲聲問道：「爾既獲罪海神，覆舟身死，只宜伏處洪濤，靜候陰司發落。乃敢白晝附船，跳樑為虐，致使前主楊氏一家，被擾年餘，不能寧息。我今擒汝正罪，有何解說？」那鬼哀聲哭訴道：「彼時偶以無從依附，思主竊歸，罪固難辭，情亦堪憫。倘獲洪恩起救，敢不遵旨竄伏。」鄔法師拍案大喝道：「爾既縱恣為妖，自取罪戾，雖欲曲為宥爾，不能得也。」乃援筆判云：

蓋聞陰陽迴別，陽為人而陰則為鬼。死生異途，生相共而死詎相將。乃有楊氏家奴，喚名阿喜，奉主命而操舟遠出，值陽九而厄數應終。然舟因風覆，既已畢命於馮夷，而魂逐江流，豈許仍依乎故主。何乃巧舌濫翻，贅空中之影語，甚而向隅聲慘，和月下之哀猿。維茲小丑，不無擾亂村墟。眇爾遊魂，輒敢擅為妖孽，將謂顛倒陰陽，違條出跳。而三尺可逃於法網，豈知輪回生死，設限森嚴。而片牒能譴於鄔都，律宜按究，罪實自貽。鐵案難搖，噬臍已晚。

鄔法師判畢，即有一員神將，把那鬼魂鎖扭前去。霎時間低微霧散，星月皎潔如初，時已漏下三鼓矣。次早，楊敬山起來，向著鄔法師再三叩謝。回到家裡，備細述與張氏，就有眾鄰居爭來探問，無不歡喜。那媳婦朱氏的病，旋即霍然痊癒。自此，一連數日，果然寂無響動。張氏勸著楊敬山，置備三牲酒果，獻個太平土地。就把來請著親鄰，直飲至黃昏時候，盡歡散去。正欲收拾盤盞，忽聽得中間客座，啾啾哭響。那後邊房內，又是沸嚷喧嘩。也有嗚嗚咽咽呼兒喚姪，也有厲聲怒罵拍案敲扉，也有聲似嬰兒低低叫著親兄，也有黑臉黃鬚現出奇形怪狀。更兼幾陣陰風，吹得燈火半明半滅，屋簷翻響，擲下瓦片如飛。霎時間，前前後後，哄然喧鬧，竟不知有許多鬼在家裡。嚇得張氏婆媳，牽衣抱頭，一堆兒縮在灶前。楊敬山喚著兒子，正要把那甕中餘酒傾出再飲，猛聽得前後響動，不覺翻身一跤，驚僕在地，連那甕兒打得粉碎。當夜嘈嘈雜雜，一直鬧至天明。楊敬山向著張氏，不住口的叫苦道：「前番只有一個尚不耐煩，如今滿屋通是鬼了，卻怎麼處？」張氏無奈，只得高聲問道：「爾等想是怨鬼，輒敢引類呼號，把我家吵鬧了這一夜。可仍是阿喜麼？」先是一鬼應聲道：「我喚黃仁，那阿喜是我的嫡親兒子。」又一鬼道：「我即黃二，阿喜是我姪兒。」又一鬼道：「我是阿喜的母親翁氏。」又一鬼道：「我喚翁憶山，翁氏是姑娘，阿喜是我表弟。」又一鬼道：「我是阿喜的嫡弟阿滿。」又有數鬼，一連應道：「我等俱是阿喜的嫡堂兄弟，黃壽、黃五、黃必達、黃應祥。」逐一個應聲完畢，那黃仁便嗚嗚的哭道：「你那為富不仁的楊大，害得我斷種絕嗣，苦惱苦惱。」楊敬山忍耐不住，勉強應道：「你的兒子乃是墮河而死的，與我家主何干，反是這等抱怨，卻不冤枉。」那黃仁道：「我當初雖則欠米三石，與你轉借數年，已是利上盤利。我既闖門遭著瘟疫病亡，只存一點骨血，你偏放他不過，勒作義男。這也罷了，為什麼著他獨自一個直到石門縣去，以致覆舟溺死。及至魂魄無依，仍來歸傍，無非念著主僕情義，替你照管門戶。既不要你一陌紙錢，又不費了你的衣食，有何罪業。你反狼心愈毒，央著那鄔道士將他牒入鄔都，使我父子姪弟兄弟，不得會面。你這狠心忘八，還說道與你無干麼！」那黃仁哭罷，眾鬼又是敲盤擊盞，一齊叫屈，連那器皿東西，無不叮噠震響。時已日色晌午，張氏只得淘米煮飯，又令顧四買些豆腐燒熟。拿了碗箸，正待吃時，莫想飯與豆腐，連那鍋子都不見了。便向前前後後，到處搜尋，那裡得見。落後開著後門一望，只見那一鍋飯一鍋豆腐，熱噴噴的俱放在竹林裡面，被著兩隻狗兒吃了一頓，已去了一半了。自此一連鬧了數日，兒子媳婦被著丈人家裡載去，只有老夫妻兩個並著顧四，晝夜擔驚，沒處躲閃。

一日早起，顧四扯了楊敬山，出到門外說道：「何不仍去求那鄔法師，把這些硬鬼，一齊牒入鄔都，方得安穩。」楊敬山沉吟良久道：「我也有此意思，只為前番許他重謝，尚未送去，所以不好啟齒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老著臉皮，再去懇求一次。諒那法師，也不是個貪圖貨利的人。」說罷，便即如飛的一直奔到城隍廟內。問那鄔法師時，已於三日前收拾行李，轉到別處去了。急得楊敬山走頭沒路，自嗟自歎，怏怏而回。顧四道：「既是法師已去，也便將計就計，置備三牲禮物，並把細軟東西，放在船內。只說要到城隍廟去見那鄔法師，把著大門封鎖，打從城裡轉出南門，借一親眷人家暫住幾時。那鬼不見了人，自然散去。此計好麼？」楊敬山與張氏，俱點頭稱善。連夜把那米穀箱籠，要緊物件，寄放在顧茂生家裡。次日宰雞殺羊，把那三牲整備停當，揚言要到城隍廟去。楊敬山扯了張氏，急忙下船。顧四撐開便搖，從著西門入城，轉出南關外真如寺前，上南三里，借那族姪楊侍橋家裡住下。將及月餘，喜得略無動靜。只是兩家合著一副灶頭，甚覺不便。又過數日，密令顧四到顧茂生家，轉央茂生開門進去，搬取行灶二隻。那一晚，載到門前。剛剛把那鍋灶拿進屋內，便聞一片聲沸嚷道：「好了好了，已尋著了所在了。你這狠心的賊，真個奸滑異常。只說到城隍廟去，為什麼卻躲在這裡。你道我等決來不得，誰想潛在行灶內，竟自來了。」遂又罵的罵，哭的哭，拋泥擲瓦，比前愈加喧鬧。楊敬山同著張氏，面面相覷，又氣又苦，又被楊侍橋夫婦□分嗟怨。尋思無計，便大聲叫道：「黃仁黃仁，你既放我不過，我要這老命何用，你不如就捉了我去罷。」那黃仁也厲聲道：「你既下了毒手把我兒子撇埋黑獄，我也定要將你一家攪散，怎肯干休。」眾鬼咬牙切齒，又齊聲嚷道：「你在陽世，須使你夫妻子母不得完聚。若到陰間，還要把你亂刀碎剝。」楊敬山含著兩行淚，向楊侍橋道：「這是我命中犯著，合該遭此冤業，省得在此帶累你們夫婦，我今晚只得回去，死在家裡罷。」楊侍橋道：「且再從容商議，何消這般著忙。雖則道，時衰鬼弄人，原非吉兆。然從來鬼神無形無聲，就是人家常有怪誕不祥之事，亦不過風雨晦暝，才聞鬼哭，並那遠年墳墓，始見磷火夜移，豈有成群作祟，白晝向人說話。此真妖孽，乃耳目之所未經聞睹者。然與他爭論何益。據著做姪的愚見，還須買些紙錠，置備牲宰，將他祭獻。苦苦的求懇一番，或者得以遠去，亦未可知。」張氏亦從旁勸道：「前番只為差了主意，把那孽魅驅遣，致有今日之禍。若徒以口舌爭辯，豈能發遣得去。還該做著幾碗羹飯，多燒楮帛，以善言苦求的為是。」楊敬山聽說，登時置備楮、燭、酒果、魚肉等件，又請著一個獻神的何打筓，等至黃昏時候，鋪設酒筵。那何打筓敲動鑼鼓，先通了年月日時，姓名籍貫，然後備陳所以致祭之意。楊敬山與張氏，亦連連叩頭，懇乞即時遠去，保佑

安寧的許多說話。既而酒過三獻，何打筭又朗聲祝告道：「爾等既為溺死男傷的父母親族，是何病證而亡，因何久羈地獄，未得投生？何得以鬼犯人，興妖播虐。我今竭誠致獻，速宜遠徙遐方。」話猶未畢，那黃仁便啾啾哭響道：「某與髮妻翁氏，並弟黃二、族姪黃壽、黃應祥等，是瘟疫病死的鬼。族兄黃五、黃必達因值離亂，被盜斧劈破顛，是橫亡的鬼。次男阿滿，年甫七歲，是夭壽的鬼。表姪翁憶山，是縊死的鬼。彼此斷歿，並無嗣胤，誰為薦拔，得轉陽間。僅一長男阿喜，又以覆舟溺死，冤遭楊大，反行牒譴鄴都，以是報怨而來，並非作祟。今既悔過懇求，我等豈不感動。必須遍請高僧，啟建梁王懺道場三日，更要多燒楮帛，使我遍行賄賂。倘獲即離黑陷，骨肉相逢，我等便已遨遊遠去，永不為害了。」楊敬山慌忙下拜道：「只在三日後，情願延僧禮懺，一一遵依。但乞即時退去，以便從容措備。」那眾鬼不復仍前詬詈，連聲應諾。便有一陣陰風，打從案後颳起。只聞嘈雜哄笑之聲，向著東北隅漸遠漸低，隱隱而散。楊敬山與楊侍橋夫婦，瀝酒相慶，將銀重謝了何打筭，即日收拾回家，準備請僧啟懺。

要知後來如何？下回便見。